

郭注莊子

九

外物
讓王

寓言
盜跖

服部文庫

イ 17

2041

9



117
2041
9

莊子南華真經卷九



郭象注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

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

化爲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木與木相

南華經

卷九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墮蟬

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心若懸於天地之

間所希跂者高而濶也慰瞽沈屯非清夷平暢也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內熱故也眾人焚和眾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

勝火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於是乎有儂然而道盡唯儂然無

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

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

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

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

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

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沒而下驚揚而奮

也

鯢

裾

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俾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
 同故經世之
 宜小大各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有所適也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狐白曰鯢

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① 魚鬼也一云不定兒

古字重

元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有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長上而
促下也未僂而後耳耳却近後
而上僂視若

營四海視之儼然似
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
知故以為君子仲尼揖而退受其
言也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
明其不可進老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一世為
之則其

千里言千里皆曰鯢也○若魚曰了云大魚名若海神
 ○越本作趨累蓋累九之乎○沒各膝下之傍語皆下
 臆投行也○曰了云若也連行刺人也

鯢

裙

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俾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
 同故經世之
 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狐白曰鯢三臺田

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長上而
 促下也未僂而後耳耳却近後
 而上僂視若
 營四海視之儼然似
 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
 知故以為君子仲尼揖而退受其
 言也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
 明其不可進老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一世為
 之則其

千里言千里皆曰唯也○若魚曰了云大魚名若海神
 ○越本作趨累蓋累九之十手○淫各膝下○傍語告下
 臆投行也○曰了云若也○連行刺人也

迹萬世為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直在之則民性不窶

故不可輕也而皆自有畧，無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

醜矣，然惠不可長，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閉塞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

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

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君

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

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

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雖有至知，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魚不畏網，而畏鷓鴣。網無情，故得魚

去小知而大知明

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去善而自善矣

去善則善

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

言者處也

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跛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

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為用也亦明矣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

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

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

焉皆得而不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

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覆墜而不反火

也

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是矜之也重

矜持之矜乎

主人不留行焉

與化俱也

今學者之流也

古無所尊今無所卑

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

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能不波

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當時

應務所

順人而不失已

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教因彼往

故非

承意不彼

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至其我

目微為明

疏本至

有卷經

卷九

五

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

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

言者處也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跛而學彼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

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

內用相須之理然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

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

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而學今失其原矣

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隨時因物不波乃平泯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

應務所在為正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教因彼往

故非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目微為明

學也則夫萬物各至其我

疏本至作全

耳微為聰、鼻微為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不

泄而相騰踐也、跖則眾害生、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

無知亦不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

恃息也、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通理有常運、人則顧塞其竇、無情任天、寶乃開、胞有

重閭、閭空曠也、心有天游、游不係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僂

爭處也、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攘逆、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

故修德者過其當、名溢乎暴、夫禁暴則名美於德、謀稽乎詘、詘急也、急而後

考其謀、知出乎爭、平往則無用知、柴生乎守、柴塞也、官事果乎

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

是乎始修、夫事物之生皆有由、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背城可以休

老、非不老也、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

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

神言其內、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

不得已、蓋老子之云黃也

顛言戰、字彙云、摠審於氣、臭

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
 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演門有親死者以善
 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
 也過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
 徒狄因以蹄河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荃者所以在魚得魚
 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寓言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
 信夫厄滿則傾空則仰非持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寓言十
 九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藉外論之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親父不
 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
 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已雖信
 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
 則反互相非也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三異同

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所以

已言也是為耆艾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年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

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

故而習常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

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故曰無言言

疏本故曰下有言字

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雖出吾口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各自自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

無可無不可而至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

物制而任其天然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

化相代原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莫得其倫理

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謂之天均然之分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

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

力之所為故隨時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

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其本靈則生亡矣

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利

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使人乃以心

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

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已乎已乎

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

悲泊及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以養也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海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懷

疏本本
文雀上
有鳥字

而平和怡暢盡
色養之宜矣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

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
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

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

而野

外權
利也

二年而從

不自
專也

三年而通

物

與物
同也

五年而來

自得
也

六年而鬼入

天成

無所
復為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所遇皆
適而安

九年而

大妙

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
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

至於生有為死也

生而有為
則喪其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

也

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
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而生陽也

無自也

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
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

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
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皆已
自足

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理必自終不由
於知非命如何

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
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

其自爾而後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

理必
有應

若致也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理自相
應相應

不由於故也則雖

相應而無靈也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矣稍問也

無所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予蜩甲也蛇

稍問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似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推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

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陽子居南之

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

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耶

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

跋扈之貌人將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
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
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
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
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
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
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
之爲人。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
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
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

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

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聞。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拜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

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

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

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圍於陳。

藜

籍

陵也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退高風逸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中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

卜

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帝王之時共伯神推為天子厲王為出而後得之于共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

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夙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
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
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
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
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
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
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
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
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
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
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
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
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
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
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
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
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
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
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
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
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

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
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
距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
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
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
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
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
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
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

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錘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
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
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王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權

以教後世搥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
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
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
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
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

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

見殺犬多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灸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

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子張問於滿苟

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
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
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
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丘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章

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
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無足問於知

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
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
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
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
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
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
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
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
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
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知和曰

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
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
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
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厄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
 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
 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飯食至明）馮（音橫）氣若負重
 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
 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疏曰堵猶校築）而不知避且馮（音橫）而不舍（音橫）可謂辱矣財積而無
 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
 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莊子南華真經卷九

